

續秘笈

十一

玉堂漫筆
蜀都雜抄
四夷考一之四

三	一	五	漢書門
一	一	九	
九	〇	四	
冊	架	函	號類

三	三	內閣文庫
七	一	番號漢
〇	一	3158
二	〇	冊數
二	九	18(11)
架	冊	函號
	號	370 52 ⁴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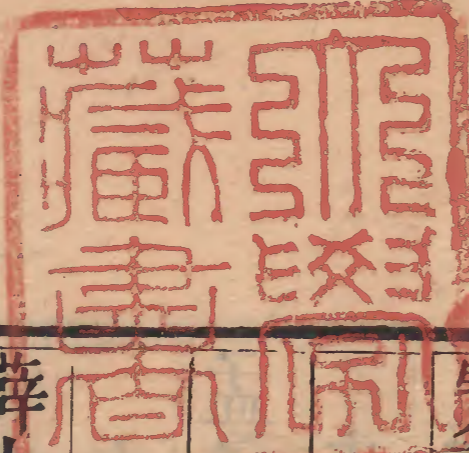
寶顏堂訂正玉堂漫筆

淺草文庫

雲間 儼山陸 深著
仲醇陳繼儒 校
携李緯章王體國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
謂為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漾沙
一層復一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漾耳蓋天
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

玉堂漫筆



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顛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雨雪是也

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與吾往矣字相應是克然不撓屈之義與塞天地貫金石語微不同雖橫渠亦有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言恐與

孟子之意不同

性字從心從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爲性此近於作用之說釋氏嘗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釋氏之所謂性其義亦與吾儒不同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釋氏之所謂心吾儒之所謂氣也所謂性似吾儒之所謂心者命名取義各有宗旨不必比

而議之可也

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爲光朱子亦有粉丸之
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
映日可也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
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東長安是
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處乃西向疑之明
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予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

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
子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
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
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
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此意甚
好我朝立法最爲周密似少此耳

漢哀帝時王舜劉歆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

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
爲設數殷之三宗是已宗無數也所以勸帝
者之功德博矣又云宗其道而毀其廟此皆
據統一之君而論又曰迭毀之禮親疎相推
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漢儒之說
不過如此似涉傳會姑錄出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恐名理亦未盡天包水外
水包地外地水皆在天中晉志述黃帝書曰
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恐亦難
據使天果有外恐只是氣耳豈容有水耶氣
無窮理亦無窮却倒說

嘗見閭閻尚有憲副云龍袖嬌民爲我 文皇
帝白溝之役時事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
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圭齋論風雅取名最有理前輩說詩者之所不
及也其言曰風卽風以動之之風雅卽雅鳥

之雅以其聲能動物也又曰風雅惟其聲不
必惟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
辭者無有也

月光生於日之所照晷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
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晷生明之
說也嘉靖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四日晨入
朝有事於太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東南此
時日在寅宮矣廿二日晨起見月闕正向西

周髀步日自東而南而西而北穹天所論日
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
三歲巳亥蒙 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
林院印扈從南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
印亦盛事也內閣未齋顧公居守賜關防石
門翟公新起行邊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

王堂漫筆
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
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右侍郎
三峯高公出辦糧艸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
尹則石峯邵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
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
方墮墨池中飛出蒲稍八尺龍想像開元張
太僕朝回騎過午門東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
典屬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
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
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
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未正名命者爲試宋
制則高一品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二等爲試
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
漢制趙克國爲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循循

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音虞與夏

字相類少一發筆下作义行人遂訛呼爲夏

國公蓋鎮遠侯顧公玉之賜葬也玉丙申歲

歸太祖累立戰功靖難師起輔仁宗

居守北京內難平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有

五永樂十二年卒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

玉者也玉最有功於貴州出鎮貴州時辭

仁宗於文華殿曰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

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天理

不足計意爲漢府然其辭指溫厚亦武臣中

之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爲溫州路學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間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興焚香叩天願生 聖主以救世我 太祖克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上卽日召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旣定鼎贊畫寔多命爲翰林學士者再皆辭又命爲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爲禮部尚書又固辭

上嘉獎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卽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倫誌其墓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自漢魏以來

詞命簡潔未有其比

陳東字約之以翰林編修出官二司今以叅議
捧表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予未及答明日
以所作高子業集序爲贄其持論甚當但詩
貴性情要從曾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
默最工姑自其近體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
之擬作亦可也楊載有云詩當取裁漢魏而
音節以唐爲宗殆名言也

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爲第一奕棋以江陰
相子先爲國手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
文 太祖以廷鉉書法過孟舉命書皇陵碑
鄞人樓得達亦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
亦記一僧屢勝子先云

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邈
張仙人卽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
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

三堂漫筆
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
玄敬嘗爲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
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
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三丰陝西寶
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
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爲親密亦愛朝用之父
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
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

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
子答曰吾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
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
毅者爲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
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
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
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
三丰薦之爲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

玉堂漫筆
遇而還十五年 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
等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
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
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
遍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
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
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
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夙駕惠然降

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
實託之以別有所爲忠安行事有密勅云又
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
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
丰薦 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
香徧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
無所遇而還復命近見都公談纂註三丰在
洪武永樂中事三則祝希哲野記冷謙作仙

奕圖以遺三丰一條此不錄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 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爲各邊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按此可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

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北兵興於是南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今惟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撫北直隸則有兩巡撫云

丁酉歲予自四川左轄召爲光祿入 朝面見

王堂抄筆
候五日乃罷因免 朝故也後轉太常兼讀
學詹事兼學士皆不得面 恩當時敘菴李
公時在內閣曾與論請行午 朝禮敘菴以
爲難彭惠安公韶弘治初因彗星上疏云臣
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但
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今年
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
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

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
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
午 朝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
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
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 旨奉行
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 旨

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聖明耳目開達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其議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見可敬可服巳亥南

巡還有旨各衙門俱嚴公座仍許禮部都察院叅劾予掌詹事印日往衙門與崔少詹後渠坐堂復至東閣畫會一時冷局爲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御座設黃幄於上將朝廷欲修午朝故事耶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此

張文潛以水喻作文之法至謂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

王堂漫筆
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此言切中今日之弊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襲封誠意伯劉有華蓋殿侍宴退朝詩云團團禍羅傘被服金文章可見

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到地水

宋高宗南渡建炎初有臣僚召對所陳劄子首

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頤浩當國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文章之弊一至於此爲之浩歎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莽時改曰展武因陷爲湖

扈瀆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堰晉袁崧築壘以禦孫恩者

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寶

初割海鹽之北境置華亭縣
蘇丑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
卒以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
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
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
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爲監戒也

衡山後生竹最大名曰南竹土人截取其筒以
爲甌節處可置盥盆然在深山中人蹟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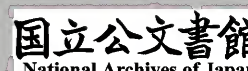
之處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爲卽竹林七賢爾屢有
人持其畫來求題跋漫無所據觀其畫衣冠
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
謂卽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爲畫爾姜南舉人
云是開元間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
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
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

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槎溪張輅詩二
 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
 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
 元高德基云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
 宅計較微利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
 故謂之蘇州歎自今觀之歎豈獨蘇哉
 富韓公嚴重每言辭皆厲邵氏聞見錄記其一
 則曰弼嘗病今之作文字無所發明但模稜

依違而已人之為善不易人之為惡必用奸
 謀以逃刑戮君子為小人所勝不過祿位耳
 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
 善者貴惡者賤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畏
 怯也

世言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開元間總
 結經律論之目至貞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
 卷宋至道以後惟淨所譯新經又九千五百



三堂遺集
餘卷予見南宋藏經與元藏亦不同而本
朝藏經又添入元僧以後諸人文字而卷數
仍舊豈亦有添減歟

襄陽大堤曲有倒着接巵花下迷蓋用白紗作
巾南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沈攸之所謂大
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又別有白疊巾白綸
巾後世惟凶服乃用白

予遊金陵觀大功坊回龍巷想見當時君臣

之際焉大將軍爲人謙謙不伐又從父老問
大將軍時事其感元帝於開平也闕其圍一
角使逸去常開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
夷狄然嘗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將
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旣皆不可則縱
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嗚呼深遠矣

文章貴簡明王伯厚甫嘗稱歐陽公劉桀無稱
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過於唐人所云周

王堂漫筆
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
爲文章而不知巖廊終不若漢人所謂絳灌
無文隨陸無武尤爲痛快也

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
年賜第八百餘人宋朝故事每廷試前十名
御藥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間
始曰取士當務至公考官自足憑信豈容以
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此真

帝王之體古所謂君明樂官不明樂音者正
如此

晉悼公入告羣臣之詞左氏國語並載而不若
左氏之簡嚴也左氏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
此豈非天乎國語作孤之及此天也惟此語
勝左氏

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宣夜
無傳周髀蓋天考驗多失獨渾天近理其言

三堂海集
曰天如雞卵地如卵黃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無度因日一晝夜所躔闊狹而名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一年而一周天以一日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星辰之相去月五星之

行躔皆以其度度焉蓋天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也一度畧廣三千里周天大畧一百一十萬里上下四方徑各三十六萬里後漢地理志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又按學林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則地至天萬五千里爾按唐書一行梁令瓚候之度廣四百餘里上下四方

徑各五萬餘里周天實一十六萬里地上地
下各八萬里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宜並
存之

天圓如倚蓋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北極出地
三十六度繞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規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繞極亦七十二度常隱
者謂之下規

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

不動者二十八宿是也日爲陽精月爲陰精
五行之精爲五星布於四方二十八舍爲宿
咸列布於天運行纏次用示吉凶焉

天道左旋七政右轉一云日月本東行天西
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

蟻行磨上磨左
蟻右磨疾蟻遲天一晝一夜而一周又過一

度日一晝一夜而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一云月行速日一度月十三度有
奇積二十七日強而周天又二日

半強而後
與日會

二十八宿之度本因日行所躔而名本無度也度之最多者莫如東井至有三十四度其最少者莫如觜觿才一度何則井斗不與日躔相當其度不得不濶觜鬼與日躔纔相及其度不得不狹也

日所行謂之黃道本無道况色乎曆家入筭姑以色標識之黃色之中日道居中故也月行青朱白黑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方色

也傳曰朱道一出黃道南蓋指南陸而名之不曰赤而曰朱何也赤道分南北之中古今不易南陸稱朱所以避之也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內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長於橫故黃道爲之增若赤道居中黃道旁出旁狹於中故黃道爲之減此自然之數也

日行黃道七政循黃道左右而行冬至日去北極最遠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夏至日去北

極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二分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

日行黃道月行九道日月行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最近者六度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此其交也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

月行黃道內謂之陰曆行黃道外謂之陽曆

東方青龍七宿謂之東陸西方白虎七宿謂之西陸南方朱雀七宿謂之南陸北方玄武七宿謂之北陸總之二十八宿而天體周矣日行舒月行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凡日月無光曰薄虧毀曰蝕虹蜺曰暈氣在日上曰戴旁對曰珥半環在旁向日抱背曰

背

凡五星所行同舍曰合變祆曰散五寸之內
光芒相及曰犯相冒而過曰陵掩之曰食自
下往觸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曰歷相擊曰
鬪環之曰勾繞之曰已早出曰贏晚出曰縮
凡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
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
十太史總廿石巫咸之星凡二百八十終
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

陳眉公訂正蜀都雜抄

雲間儼山陸深著

繡水尊生沈從先

元弢張弢校

蜀人多奇姓今百家姓以為出於宋朝故首以
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
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
出於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於門閥故姓

蜀都雜抄

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於此至不許與他姓
為婚媾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
祐中亦有千姓編鴈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為
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
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於今者
鮮矣按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謚
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

峨眉山本以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字當从虫
不當从山

月竹嘉定州之產每月生笋

吾郡松江本緣淞江得名其地下每有水災乃
去水而作郡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
已亦名松陵眉州有江亦名松江卽蜀江分
派過州城與醴泉江合

嘉靖十五年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癸丑四更點
將盡地震者三初震房屋有聲雞犬皆鳴隨

以天鼓自西北而南後數日得報惟建昌尤甚城郭廨宇皆傾死者千人都司李某亦與焉蜀都大抵雨多風少故竹樹皆修聳少陵古栢二千尺人訛其瘦長詩固有放言要之蜀產與他迥異若謂栢之森森者惟蜀爲然所謂喬木如山者亦惟蜀爲然

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交作紫花散落滿地省衙前有數株冬

月望之榮枯各異

峨眉山周迴千里高八十里中有光怪每天晴雲湧浩若銀濤其光五采如輪俗云佛見是已夜半有光熠熠來自天際者又謂之聖燈光相寺在大峨絕頂登其處遙望西天見雪山一云有小鳥如鷓鴣鳴類人言一云自白水躡其巔六十里

峨眉古今之勝境也山中光怪若虹蜺然每見

于雲日映射之際俗所謂佛光者是已予自
陝入川巡撫陝西黃都憲臣伯鄰爲予言曩
爲川轄時親登其上觀佛光光未發時有鳥
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旣散復
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中白
石大小皆六稜照耀有光采疑光怪卽此石
所爲也理當或然但鳥聲何爲者耶近余編
修承勛懋昭爲余言嘗從楊修撰慎用修兩

宿其上登絕頂亦見光具五色俯視在雲壑
中其言白石與黃都憲同惟云鳥聲只三字
若言佛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別
無種類三鳥飛入佛殿中嘗就僧食但不見
有長育耳佛殿自西望見三峰插天皆積雪
如銀每日下峰頭則殿中燃燈云此西域崑
崙山豈所謂日月相掩映爲晝夜者耶夏日
從北峰西下冬日從南峰惟春秋之間從中

峰下不爽云西域去此尚遠恐目力難及今
省城西望亦有雪山聳出晴霽時可見疊茂
才三百里爾宋田錫賦詩云高高百里作一
盤八十四盤青雲端豈以至高求至高耶東
坡亦云峨眉山西雪千里冷峨眉當省城南
東三百餘里而城樓登望不及要之言八十
里六十里者近是

同年安給事磐字公石作州志亦云有白石如

泰山之狼牙上饒之水晶之類置之日隙則
有五色光日中則無僧曰佛現者此也予近
覓視之大類水晶

嘉定高任說禽言亦云施主佛現施主請回
夾江縣之伏龜山有仙掌洞今稱紫府洞是已
其山雲常五色黃色居其中亦佛光之類耶
蜀中山水稱嘉定自古名人寓居其間漢則楊
子雲晉則郭景純唐則李太白宋則蘇東坡

黃山谷晁公武

咸淳間文尚忠字敦詩隱居夾江愛邑西江山之勝並大觀堂築二亭前臨翠嶺下瞰大江暇則擊鮮治具招避地名勝相與登臨觴咏爲樂

五塊石在今萬里橋之西其一入地上疊四石俱方或云其下有一井相傳以爲海眼其南卽漢昭烈陵予疑是當時作陵時所餘嘉定

州之金銀岡亦有所謂五塊石

黎州安撫司內小廳東有梨樹一株高九丈圍九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豈黎以梨名耶州人呼爲三藏梨相傳爲唐僧西游植黎杖於此曰化日州治在此恐非實事古稱黎杖黎卽苜蓿養之歷霜雪經一二歲其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梨木也

嘉定州有鳥一名山和尚一名雨道士堪作對

偶

大藏西域記云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北周八百里東南流入海者曰旃伽河西南流入海者曰縛芻河西北流入海者曰徙多河又潛流地下出積石山東北流入海者爲中國之河源阿耨達華言無煩惱似指所謂星宿海者旃伽華言天堂縛芻華言青徙多華言冷

梵文甚細如敘果有五棗杏等謂之核果梨柰等謂之膚果椰子胡桃等謂之殼果松子栢仁等謂之檜果大小豆等謂之角果核殼易解膚皮膚可啖也角華言亦稱豆角惟檜頗與按字書空外反麤糠皮謂之檜豈取義華梵不能無相通云

金王子可南雲味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又在元世祖前矣

深淘灘淺作堰六言石刻在灌縣相傳以為秦李冰鑿離堆以利蜀時所為此恐後人所為非古詞也至於節宣水利無過此言

蜀城謂之芙蓉城傳自孟氏今城上間栽有數株兩歲著花予適閱視見之皆淺紅一色花亦凋瘵殊不若吳中之爛然數色也

支机石在蜀城西南隅石牛寺之側出土而立高可五尺餘石色微紫近土有一窩傍刻支机石三篆文似是唐人書跡想曾橫置故刻字如之事本荒唐此石蓋出傳會然亦舊物也

天涯石在城東門內寶光寺東之側有亭覆之舊志以為在寧川衛李小旗家問之蜀人莫詳所始意亦萬里橋之類行旅之人志遠也石首銳而微頑爾

自複姓之外有三字姓如侯莫陳費也頭吐谷

渾之類四字姓則有自死獨膊并疆六斤皆夷狄之姓夫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夷狄多侈辭數言見一義或曰中國用文字有定形夷狄用聲音有長短

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凡月之行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謂之合朔

正字以一止爲文前代多諱之如齊文宣之子殷字正道歎曰吾兒其替乎後果不終梁武陵王改元曰天正識者以爲一年而敗此亂亡之事或出偶然考之帝王建元自漢武始兩漢之世無有以正紀年者至魏齊王芳改元曰正始高貴鄉公曰正元竟俱不祥金煬王有正元正隆之號金哀宗亡國之年亦曰正大元順帝終於至正豈盡偶然耶後世臨文亦宜稍避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李侍御鳳翔號五石其居近五塊石故云予問
成都石筍遺跡五石指五塊石是也與少陵
所賦石筍行不肖又云五塊為南筍天涯石
為北筍云

永嘉林石介夫婆掌泉石間作萱堂以養母客
至竹牀瓦豆具酒款延之佳山水無不到獨
不到郡縣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興元軍士張福與其黨莫

簡作亂以紅巾為號

予嘗欲取今之州縣推而上之以會于禹貢之
命名因以著古今離合遷改之實為一書宋
浦江倪朴文卿嘗作輿地會元志四十卷惜
當時以布衣著書力不能傳其自敘有曰今
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專務於時文故不識
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其言亦可悲矣
撫州出兩大儒前有王荆文公安石後有吳文

正公澄向使荆公無熙豐之事文正高不仕之節皆程朱等輩人也荆公值宋祚將衰故釀禍多文正當元運方隆故享福盛此士難以成敗論也

范文穆公成大當宋孝宗時起祠知處州陞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不知一時所指者何事後世讀之令人有流涕者

進宋史表或云歐陽玄所爲最警策者是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効少不若議論多而成効少差爲渾成至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温厚典雅之旨尤爲藹然一時史官若張翥吳當號稱博洽而危素亦與焉

姚牧菴燧送暢純序稱先師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待其人文

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其論極爲痛切牧菴嘗受業劉靜修先師必靜修今文集中無此議論

岷嶓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

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卽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豈皆得名於漢水云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

漢沔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亦森秀可翫成都人家
庭院多植之有成行列者其枝葉若相迴避
然謂之讓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
以此

成都學宮前綽楔題曰神禹鄉邦予始至視學
見而疑之昔堯舜禹嗣興冀爲中州兩河之
間聲教暨焉而輿地尚未拓也後千餘年而
周始有江漢之化至秦盛強蜀始通焉彼所
謂蠶叢魚鳧鼈灵望帝者文物未備且在衰
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都在今之安邑鯀
實四嶽封爲崇伯崇今之鄆縣其地遼絕何
得禹生於此乎新志亦以此爲疑問之人士
皆曰禹生於汶川之石紐村禹穴在焉檢舊
志稱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
以六月六日爲降誕云是蓋几於巫覡之談

至宋計有功作禹廟碑始大書曰崇伯得有
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禹生於此其言頗爲
無據有莘氏於鯀亦不經見按莘今之陳留
與崇近鯀娶當或有之鯀爲諸侯厥有封守
九載弗績多在河北今諸處之鯀城是已安
得治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自隨荒裔
之地如石紐者乎予益疑之雖有功亦曰稽
諸人事理或宜然蓋疑詞也此必承元和志

之誤而後說益紛紛矣此雖於事無所損益
而蜀故不可以不辨按楊雄蜀都賦止云禹
治其江左思三都所賦人物奇若相如君平
文若王褒楊雄怪若萇弘杜宇僭若公孫劉
璋皆列獨不及禹生耶至宋王騰不平左詞
作賦致辨頗極辭鋒亦云岷山導江歷經營
於禹蹟其後云鯀爲父而禹子此槩人倫之
辨爾亦不言禹所生也又按華陽國志載禹

治水命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
甲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
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之塗山是也帝禹
之廟銘存焉志作於晉常璩可謂博雅矣况
留意蜀之材賢然亦不云禹所生也今徒以
石紐有禹穴二字證之又安知非後人所爲
耶禹穴實今在會稽窆石在焉古稱穴居衆詞
也禹平水土時已爲司空恐不穴居今言穴

蓋葬處非生處也古今集記則云岷山水源
分二派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則禹之
所導江也由是言之石紐蓋禹蹟之始而非
謂禹所生也又按塗山亦有數說江州今重
慶之巴縣有山曰塗鳳陽之懷遠古鍾離也
自有塗山啓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鍾離
帝都爲近未知孰是蘇鶚又云塗山有四皆
禹跡也併指會稽與當塗云宋景濂游山記

甚詳然亦不能決孔安國曰塗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載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今司馬氏歐陽氏之謂恐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

嘗聞前輩云本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三事其一指北虜以爲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而已近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

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而隨時用兵不與焉

登者雜抄
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十餘萬只
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尚須九十萬可
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貴州金竺長官司有僧寺曰羅衣菴有一僧題
二詩於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
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
紫微有象星還拱山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
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

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
天門萬里遙欵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
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人
知爲建文君僧遂避去其詩至今留菴中衛
方伯正夫傳其事漫記之以備一說

世宗御批

自五夫制其事曼宿之以制一節

映畫數文吾曾後去其結至今留卷中
斷跡百官北日映何美辭有華島早刻
天門萬里銀煥期必忘飛鳳輦紫紫
嬉笑香黃呈寄團標南來戰嶺千會
歐北望

寶顏堂訂正四夷考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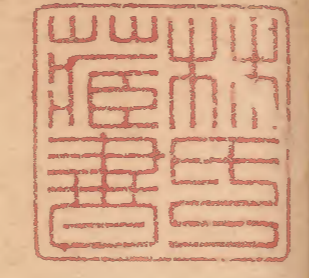
福清葉向高進卿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同校

繡水沈德先天 同校

朝鮮考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為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
渠武帝攻殺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
末公孫氏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人



四夷考

一

改國號曰高麗居平壤卽樂浪也已爲唐所破
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益
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內
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嶺爲界國朝 高皇
帝洪武二年王顥表賀 卽位遣符璽郎僕斯
齋金印誥文封顥爲高麗國王使者入謝 上
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宮室
壯乎頓首言東海之波臣朝夕禮覺王甚恭他

未皇也璽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梁武後世
之前車也王其毋惑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
無所其何震之有王國北接虜而南隣倭虜創
于此恐將逸于彼倭狡而貪出沒海上且窺王
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乘以固吾圉惟王念哉
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意中書省臣言高
麗使者往來私爲市非法請征其入而禁其出
不聽五年顥請徙耽羅國所留蒙古人及征蘭

四列考
卷一
秀山逋寇報詔耽羅爾附庸也蒙古亦人耳爾
何棄焉逋寇以朕命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項
之貢馬五十疋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
恙詰之則使者所償也 上責其不誠却之七
年諭中書省臣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
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
去中國近知經史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
聘不則比年聘曩高麗貢獻數使者溺海幾不

返甚失朕意丞相其明以諭王八年顛弒死子
禍嗣貢不如期却之羈其使周誼仍勅遼東守
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封不許十
八年許之明年貢馬千匹布萬疋謝請易冠服
不許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禍辭馬直
上令給之二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廢禍立王昌
歲中兩請入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定昌
國院君瑤瑤嘗遣子奭來朝奭未歸而成桂廢

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
議司表言禍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虛無
王舍成桂莫適與也惟朝廷命之 上曰彼夷
耳吾何誅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已請更國號
詔仍稱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語謾逮撰表者
鄭總羈留之旦老請子芳遠嗣永樂元年賜冕
服經籍從芳遠請也六年世子禔來貢八年獻
馬萬匹助征虜十三年表更立子禔爲世子是

年芳遠老請以禔嗣宣德元年遣使賜禔五經
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謂禮臣是書有
國家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禔進海
東青制詔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效
誠而已毋金玉器禔再進再諭之已請遣子弟
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于國中正統四年建
川夷酋凡察童倉逋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滿住
以爲言詔問禔亡何凡察歸建州禔表言凡察

以窮歸臣臣遇之善卵翼而遂飛必索之凡察
復言禡羈留其私屬請檄還不則隨以兵詔兩
解之且慰藉禡國家以王爲東藩如凡察直夷
畜之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心去留無恒王第
善自備毋與較景泰元年賜禡世子珣冕服禡
卒珣嗣三年卒子弘暉嗣穉而孱遜其叔琰天
順三年邊臣疏琰私與建州夷酋董山通已又
殺毛憐酋郎卜兒哈累詔戒諭之成化三年進

海青白鵲却之時方征建州琰遣中樞府知事
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住及其部落遣
使來獻俘璽書褒嘉之明年琰卒子暉嗣六年
暉卒從子婁嗣復出兵助擊建州捷聞遣中使
賚王金幣并及其將士弘治八年婁卒子愷嗣
愷病風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子崐嗣
未踰年卒子峘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
姦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峘輒捕以獻 上亦

四列考 卷一 五
厚賜予答其意隆慶元年峒卒從子松嗣李氏
自成桂以來事朝廷恭歲時朝貢外慶慰報謝
無常期行李踵于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
事則頒詔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始成桂立高
皇帝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以成桂
爲仁人子故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弑王氏四
王其後嗣當永樂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
愍之弑由嬖臣倫仁人誅倫立禍禍旣立則遣

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懼于上國返其兵禍遂遜
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氏以禍昌皆非王氏不
當立乃黜昌立瑤瑤復不道國人請命高皇
帝立先臣瞻瑤別邸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爲弑
而虛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故以爲仁人
子皆寃甚乞下史館昭雪之今上初乃得請
其地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
府州郡縣其設官略倣中國以田制俸刑法不

苛俗柔謹崇釋尚鬼惡殺茅居芾衣知文字喜
讀書上下威儀燦然可觀矣山川九都神嵩北
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
氈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豹海豹皮八稍
魚昆布杭黍麻榛松人參茯苓其貢道由鴨綠
江歷遼陽廣寧入山海關達京師成化中苦女
直邀劫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
論曰隋唐之際高麗勅矣觀其勤萬乘抗前旌

固東夷之雄也 明興濡沫仰流皇風淪被俎
豆詩書爲冠帶 國聲教遠矣彼威之而不來
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攜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
成榛初興逆取順守引于今茲藩封勿替可謂
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形成 高皇前言徵于
左卷神聖之所豫謨有國家者曷可忽哉

日本考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三島

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强六
桀黠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其後天
材雲尊立累傳皆稱尊神武天皇立累傳皆稱
天皇亦間立女王時與中國通唐咸亨初改號
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峻都范文
虎將十萬兵徃征至五龍山暴風舟覆軍盡沒
終元世絕不通 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
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 上遣趙秩語其王良

懷爾能臣則來毋患苦吾邊不能則善自爲備
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餽我襲以兵今
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弔之秩
爲具言所以來宣 國家威德耳豈徂汝耶良
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 上亦遣
克勤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瀕海郡
縣迄無寧歲乃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
忠請備輕輶以便追逐從之七年來貢無表文

其臣氏久私貢並却之九年表貢語謾詔詰責
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
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復貢命
禮臣爲檄數而却之已復納兵貢艘中助逆臣
胡惟庸惟庸敗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
毋與倭通而令信國公澆和江夏侯周德興分
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摘民爲兵戍之
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軍相勝敗永

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上賜冠服文綺
給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賜賚甚豐封
其山碑而銘之予勘合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
子源義持立遣使往封頃之我兵獻海上俘其
首皆倭人羣臣請誅之上釋歸璽書下義持
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于
北國爾罪在必討朕所以隱忍者未忘爾父之
恭耳爾其思之義持奉表謝罪禮其使遣歸未

四夷志 卷一
九
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初榮偵倭至卽
伏兵望海塌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伏奔
捕馘無孑遺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
上倭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遂戡論功封
榮廣寧伯宣德七年以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
諭其王源義教明年來貢自後遞貢遞掠備嚴
則貢得間則掠與之期不遵我亦取羈縻示寬
大而已倭益肆無忌至焚官庾民舍縛嬰兒竿

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女剖視賭勝爲樂慘毒
不忍言至成化時廷臣始有發憤議却其貢者
而竟格不行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
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易
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
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賜
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
義植孱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謙

四夷考 卷一
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
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
相讐殺戕指揮劉錦袁璉大掠寧波奪舟去巡
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
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七年至嘉靖
十八年其王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
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却勿受
夷性婪違約如故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

直夷索逋急則吶喝官府以縱寇爲辭兵出則
陰泄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
恨言我挾王貲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盤據
島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貪酷饑寒困苦
者咸相率從亂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統以巡
撫蒞治之紈日夜飭兵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
通罪奸謀稍解紈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
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

善諸邑時王忬爲巡視忬經略摘發頗有緒旋
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
是時倭至無虛月屯據柘林川沙窪青村陸涇
壩諸處四出流剽而柘林賊最劇鏜戰孟宗堰
大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之窰
墩皆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
勝隨大敗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前總督兩
廣有威惠計調廣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侍郎

趙文華以禱海至文華素夤緣大學士嵩貴幸
願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自重不爲下文華
屢促出師經以兵機秘業已刻師期不告也文
華遂劾經養寇并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
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
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其
舟三十餘艘倭大創經上疏自經不聽竟論死
西市以周琬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琬未幾去以

楊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大衆掠江北焚漕舟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應天巡撫曹邦輔再戰再敗惟蘇松叅政任環戰稍捷賊別部自日照登掠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莫能禦高埠賊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無算至蘇州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楊宜罷去宗憲代阮

鶚代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强徐海後至與之合叅將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與戰于崇德三遇三克追踰橋橋陷兵潰禮死之賊進圍鶚于桐鄉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而宗憲欲構二賊乃遣人至海所若爲好語者東疑之宗憲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卽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庄官兵遂圍東巢盡殲其餘黨進

攻于梁庄海死別部據舟山俞大猷攻之未
下會夜大雪大猷督兵進賊拒戰敗歸巢擁柵
自固我兵縱火焚之斬首百四十餘級餘悉死
巢中兩浙平其明年誅王直王直者徽人也嘯
逋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舶巢五島中奸商王
激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
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毋妻至
杭供具犒慰甚厚而先是鄞生員蔣洲者上書

督府言能說直使禁戢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
行以生員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日
本方亂往無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
遂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送洲
至豐後島其島王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
乃遣僧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
許俱至而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百
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異

四庫全書
卷一
議闕然直至覺有異乃先遣王激入見宗憲曰
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
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
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
爾可遣激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
直乃使毛臣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
且陳其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
俟命疏聞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

爭之強議者且謂其受直金欲貸其死故宗憲
懼不敢爲請直死王激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
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
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臯與賊遇白蒲諸將言
宜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
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
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臯必且
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卽 皇陵

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槽次之若
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
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
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
策困之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斬獲甚衆
順之會有他役釋去遂益合兵攻圍賊困甚欲
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
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倭悉平其寇福

建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巡撫阮
鶚罷去王詢劉燾游震得相繼撫閩無尺寸功
宗憲檄叅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
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繼光
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艸填河
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
餘級焚溺死者無筭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歸
乘勝剿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初至福清邑

四庫全書 卷一
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
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爲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
黎明破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
肆四十一年攻陷興化總兵劉顯去賊一舍而
軍不敢戰復命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聞繼光
至欲逃爲俞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軍薄戰
大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支黨
寇仙遊連江諸處盡討平之當是時微繼光幾

無聞未幾廣東倭亦爲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
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屯
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欲走副總兵湯克
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
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訕
生靈之塗炭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
時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稍稍勾引入犯閩粵
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始倭

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衣食故反宜開市如諸番叅將大猷以爲倭與諸番不同諸番產物多舶至而征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忍開之乎且倭能苦我者以我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分也吾以海爲塹以舟爲家明風候嚴約束來擊去追倭可創矣合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爲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大猷習海上事後多用

其畫其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右山城之南爲和泉又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西爲伊勢山城之西爲丹渡左爲攝津左之西爲攝摩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渡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左之西爲備中右爲因幡右之西爲伯耆美作之西爲備後之北境出雲之南境備後之西爲安

藝出雲之西爲石見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谷
國卽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西爲長門關渡在
焉渡此而西爲豐前其南爲豐後又其南爲日
向豐前之西北爲筑前西南爲筑後後筑後之南爲
大隅大隅之西爲薩摩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
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炎路土佐豐
後之間爲佐加關薩摩之北爲肥後又其北爲
肥前肥前西懸海爲平戶平戶之西爲五島北

爲多藝爲伊岐極北則對馬島諸島皆有酋長
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稟其號令內相攻強則
役屬而豐後最大其入貢必由博多歷五島而
行回則徑趨長門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後
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
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入寇多薩摩肥
後長門三州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
豐前豐後和泉諸島俗喜盜輕生好殺每戰必

四夷考
卷一
單列緩步爲蝴蝶陳前一人揮白扇爲進止木
弓竹矢以骨爲簇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
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跣足間用屨土
氣溫煥宜禾稻桑麻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
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漆器扇
刀劍鎧甲貢道故由寧波達于京

論曰四夷爲中國患從來久矣而皆殷於西北
狡然島夷狂逞肆噬則明興實甚豈盛衰之數
亦透乘歟夫以高皇帝之威靈北暢南洽獨
倭馭之而不馴綏之而愈貳此其不可以禮義
化誨懷服視諸夷爲特甚矣東甌江夏僇力經
營保障之具犁然畢舉廣寧一戰威震殊俗赴
赴虎臣于今爲烈矣顧鉅防隳于平世疆事弊
于匪人東南之禍其亦有必然者也重以匪茹
罔懲包荒甚郊關弛禁虎兕狎遊遂令貢使
內訌姦氓外市紛紜糾結于戈日尋毒流海內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載不休 祖訓之嚴於絕倭淵乎卓哉真萬
世之龜鑑矣

安南考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初南越趙陀
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光武
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建安中改爲
交州置牧唐置都護府改爲安南五代時土豪
曲承美據之已爲南漢所併宋初丁璉有其地

封交趾郡王自是棄爲夷璉傳弟璿黎桓篡之
桓傳子龍挺李公蘊篡之公蘊八傳嗣絕爲其
壻陳日昷所有元攻下之封其子光昺爲交趾
郡王終元世貢不絕亦時時侵掠邊郡不敢大
爲寇 國朝洪武二年國王陳日燿遣使同時
敏等來朝貢 上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
諒齋詔封日燿爲安南國王給鍍金銀印未至
日燿卒侄日燧嗣請 詔印于以寧拒之吾受

命封先王何以得擅予若日燧請于朝乃遣
編修王濂主事林唐臣封日燧嗣王而嗟賞以
寧得使臣體日燧拜詔甚恭未幾爲陳叔明所
篡叔明老弟端代視事端攻占城敗死弟煒代
先是上嘗戒安南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明
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諭之叔明表謝連歲
貢上厭其數令三年一貢毋侈方物進犀象
以勞吾民二十一年黎季犁弑煒立叔明子日

焜命絕其貢叔明八年死上以叔明身自爲
篡勅禮臣毋弔而遣行人陳誠呂讓諭還所
侵思明五縣不聽日焜旋亦爲季犁所弑季犁
大誅殺陳氏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曰胡奎僭
號紀元國曰大虞永樂元年表言陳氏世絕奎
爲陳甥求署國事從之已真封爲王會陳氏故
臣裴柏耆走闕下乞師而老搃亦傳送故王孫
陳天平來朝安南使者見天平多泣下詔詰季

四夷考 卷一
犁季犁詭請迎天平歸還以國天平行命都督
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之季犁遣使迎具牛酒
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爲虞行至芹站
伏發殺天平及大理卿薛崑中等引還 上大
怒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率新城侯張輔
西平侯沐晟等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南兩道
討季犁而以尚書劉儁督師尚書黃福大理寺
卿陳洽督餉親幸龍江禡祭戒諸將毋縱吏士

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
子孫能行至龍州卒輔進破隘留雞陵等關傳
檄數黎賊二十罪師次新福縣晟亦自雲南至
白鶴江遣人與輔會 上命輔盡護諸將兵代
能時賊恃宣洸富良諸江爲固緣江樹柵立椿
別築土城備禦甚嚴欲老我師輔晟合攻之下
令軍中丈夫報國立功在此時矣先登者賞不
次士皆奮啣枚昇攻具薄城裨將蔡福先登衆

四夷考 卷一
繼之舉火城上銅角齊鳴賊披靡退驅象巷戰
遊擊將軍朱廣以畫獅蒙馬神機銃翼而前象
奔賊大潰斬獲及蹈藉死者無筭進克東西都
賊焚城遁連戰萬劫江木九江悶海口皆大破
之諸郡邑相繼降附輔徧宣 上意令安業隨
窮追季犁父子于奇羅海口都督柳升以舟師
會悉擒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
羊舟糧器械無筭捷聞詔求陳氏後無存者父

老合辭請郡縣視內地乃置交趾都指揮布政
按察三司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
十一所三市舶司一以尚書福總布按二司事
勅輔求交趾有能學藝者舉以聞六年輔振旅
還論功進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升安遠伯餘陞
賞有差已交人簡定反 命晟討之儁復督師
晟戰敗績儁及都督呂毅叅政劉昱皆沒賊黨
陳季擴鄧宗異等益猖獗乃命輔往輔率諸將

四夷考 卷一
敗賊賊子關又敗之太平海口追至清化殲其
黨季擴自言我陳王後也請立不許請降許之
以爲交趾右布政使輔歸復反竟復遣輔轉戰
連年賊乃獲自輔之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震
西南夷中遂留鎮其地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
懷之弭伏莫敢動十五年召輔還以豐城侯李
彬代久之福亦歸尚書陳洽代時中官馬騏墨
而殘交人怨之三年之間叛者四五起彬先後

討敗之而黎利最劇連結老撾出沒縱橫彬不
能制詔以爲清化知府利許諾然竟不赴而攻
劫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
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洽力言利詐宜
亟誅而中官山壽持撫議甚堅擁兵自衛諸將
陳智方政復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下璽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
賊通戰寧橋中伏大敗尚書洽死之已敗賊交

四夷考 卷一
趾城下殺萬餘人諸將請乘勝蹙賊通不從賊
知通怯益聚衆肆掠攻昌江城守將李任顧福
日夜拒戰焚其攻具賊益起土山以飛鎗射城
中任福率敢死士夜開門殺守土山者襲破其
營賊爲地道入鑿橫溝應之從溝中發石擊殺
賊甚多賊恐大軍至據其城攻圍不休相拒九
閱月城中將士三千餘人至是亡其半力竭不
能支城遂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北向再

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經
死軍民感其義同死者甚衆 上遣安遠侯升
黔國公晟分道往援以尚書李慶督師升剽而
輕旣連勝易賊慶言宜少戒升不聽竟中伏死
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病沒叅將崔聚率兵進
至昌江賊大驅象而前軍亂聚被擒時尚書福
在行交人得福環跪泣公在我曹不至此競送
之歸而晟兵竟不出通懼大賂遺利與盟而旋

師按察使楊時習爭之強不聽羣臣劾通并馬
騏下詔獄論死通後竟脫利表言前國王遺嗣
暲今在老撾請嗣封 上集大臣議英國公臣
輔尚書臣義臣原吉皆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
而得之不宜隳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臣士奇
臣榮頓首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
起而復勤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太宗皇
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厯

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
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 上曰
卿二人言是 先帝指朕固知之明日出暲表
諭羣臣朕以止戈爲武卽議者未同無庸恤羣
臣頓首稱善於是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
羅汝敬齋詔召安南文武吏士皆來歸并覈陳
氏後當立者以聞利遣頭目黎公僕等送還官
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千

四百一
二百匹其陷沒不得歸者無筭且言嵩死陳氏
種絕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乃詔利權署安
南國事八年利死子麟代之正統初以麟事朝
廷恭詔封爲安南國王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
逋民二百餘戶麟卒子濬嗣遣兵攻占城執其
王摩訶賁該以歸詔歸其王不聽濬爲庶兄琮
所弑弟灝嗣輒侵我土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
乃板雅蘭掌父子爲八百敗歸累詔戒諭之灝

驚橫自如屢攻占城併其國我無以禁而中官
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闌結諸夷姦宄繹騷
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姦亂乃弭弘治十
年灝死子暉嗣使者入貢乞改所賜常服從王
制不許十七年暉卒弟誼嗣阮种弑之立灝庶
子調調孱甚政在羣下盜起國亂正德十一年
陳嵩弑調自立莫登庸逐嵩立調兄子諱專其
國嵩奔據諒山死諱迫於登庸奔清化庶弟慮

立交人云慮登庸子也無何死登庸遂竊安南
王其子方瀛諱竟死清化故臣共立諱子寧居
木州漆馬江倚老撾爲援嘉靖十六年寧遣鄭
惟僚來乞師 上以登庸弒逆又久不庭當誅
議討之以咸寧侯仇鸞爲帥尚書毛伯溫督師
伯溫至廣區畫諸便宜爲進兵計廣守臣多難
之且謂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先後事同不足
誅登庸亦遣人自歸廷議未決伯溫駐師境上

檄諭交人懸重賞購登庸父子懼請束身待罪
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
壇具儀登庸率其屬繫頸徒跣北面匍匐上表
降伯溫承制受之詔赦登庸歸廢勿王以爲安
南都統使世其職仍覈黎寧果黎後則畀以所
據地否則已制下登庸已死授其孫福海二十
六年福海死子宏瀛幼阮如桂等擁立之族人
莫正中欲爲亂不克來奔三十年命宏瀛嗣四

十三年貢使黎光賁至京光賁以國難羈留南
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達其後貢遂絕萬曆間莫
茂洽爲都統使茂洽死國大亂數年鄭惟僚子
鄭檢立黎暉後黎維邦爲主維邦死檢子松復
立維邦子維潭嗣盡逐莫氏遺孽莫敬用竄居
高平府敬璋敬恭竄居東海府保樂州復內相
警未幾敬璋爲黎兵所殺維潭遣使浮海詣督
臣歸罪請欵關輸貢移文擅用前國王印守臣

詰之維潭飾辭對然請欵愈堅因與約必以高
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心難之業
爲期啟關有日矣遂遁去頃之復欵具言其恢
復之義歸附之誠第謂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
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爲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
雖爲篡逆今日乃國家之外臣也爾安得滅之
以彼奔敗之餘使得假息一隅毋遽殄絕是我
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也且彼此

四夷考 卷一
分定我諸土司亦毋敢黨亂以遺爾憂于爾豈不利焉而愛此尺寸之地爲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夏四月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疏聞因盛言莫之篡黎其事逆先朝猶赦其愆况黎之復讐其名正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 祖宗成法事下兵部議如大科言詔以維潭爲都統使予莫敬用以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撾

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衡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夷獠雜居獷悍喜鬪其君長尤狡獪有二名以僞名事中國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佗故事死則加僞謚黎暲之弒或云鄭惟鏜爲之陳暲討惟鏜而僭焉者也諛者惟鏜所立也鄭宗強亡黎者鄭也登庸乘亂而竊其柄者也寧者非真諛子也傳聞屍不得而詰矣其俗惟交愛人侗儻驩演人淳秀有

華風文學則驩演爲盛其山川佛跡勾漏傘圓
富良江宣光江爲大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砂諸
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角兕白鹿猩猩佛狒
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醢波羅密菴羅果烏木
蘇木

論曰安南自宋以前雖內屬然叛亂代有固南
服之外疆也季犁之討彼惡已盈寧席中國廣
大輕用武哉掃氛驅孽還我舊封 皇靈暢矣

而銅墨朝瀕羽書夕至元戎三遣旋戢旋焚昆
明百粵之區戈船下瀨之士騷擾相奉困敝已
極國家曾不得其尺縷斗粟之用憐然舍旃與
之更始兵革不興版章無損豈非繼述之善而
明聖之所圖歟惟時反側初安刑餘肆毒官徇
苟且之政將乏折衝之才遂啟戎心卒隳成業
故談者有遺論焉黎莫相殘盛衰迭禪程凶較
逆無所等差然皆先後輸誠叩關請命王封永

削國體彌尊威已加矣然後驛之操縱有宜抑
亦參伍于前事也昔成化時闈直倖功數從中
問所司征安南故籍劉忠宣匿不與事乃中寢
嗚乎茲蓋臣之用心哉

... 其... 不與... 章... 豈... 事... 之... 善... 可...
... 國... 曾... 不... 其... 只... 數... 千... 粟... 之... 用... 計... 然... 舍... 賦... 與...
... 所... 司... 之... 國... 又... 誰... 不... 賦... 之... 士... 體... 難... 以... 奉... 困... 端... 已...
... 而... 論... 邊... 博... 融... 於... 書... 文... 空... 亦... 矣... 三... 豈... 然... 哉... 然... 矣... 且...

寶顏堂訂正四夷考卷之二

福清葉向高進卿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沈從先尊生 同校

女直考

女直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漢為挹婁元魏為勿吉唐為黑水靺鞨其部落曰女真金祖也後避遼諱曰女直

元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 國朝分爲
數種居海西者曰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諸處
者曰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曰野人女直又諸
小種甚多皆勇悍善射耐饑渴喜戰鬥建州居
中爲雄長地最要害其人知耕種緝紡居處飲
食頗有華風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悉境
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
二十都司一曰奴兒干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

千百戶鎮撫俾統其部落別爲站爲地各七
不領于衛所並約歲一朝貢野人遠無常期已
又開馬市開原城設安樂自在二州居降夷終
文皇帝世諸夷奉職謹徵發惟命我亦厚賞賜
金帛以結其心諸來朝及款邊通市者悉聽而
建州衛指揮呵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皆以有功
賜姓名阿哈出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忠顯
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

四夷考 卷二
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矣顯忠死子滿任嗣猛
哥不花死子撒滿答失里嗣宣德四年滿任請
入朝充宿衛不許其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邊
都督巫凱請討之 上不欲勤兵第賜勅戒諭
仍令凱厚恤入貢諸夷毋苛留正統初建州左
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察弟凡殺
子童倉逃居朝鮮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
揮亡何凡察童倉歸建州數與朝鮮相告言語

在朝鮮傳中方七姓之難建州亡其印詔更給
比後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凡察匿不出乃更分
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使董山領左凡察領
右正統末北虜數煽誘諸夷與窺邊滿任董山
等咸耳目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筭景
泰中巡撫王翱遣指揮王武經歷佟往招之稍
歸所掠而身自入謝然是時諸酋多死子孫以
從亂故盡失其賜 勅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

賜大減恨恨也成化二年都御史李秉言建州
毛憐諸部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名數驗方物
貂皮純黑馬臚壯始聽不則拒之殊非厚往薄
來中國所以待夷狄之意請更其制下兵部議
如秉言而董山糾毛憐海西夷入盜邊無虛月
遣都督武忠往諭并勅考郎兀諸酋撒哈良
等毋黨叛皆頓首謝董山亦悔走闕下自歸責
而遣之然暴橫自如語言不遜詔羈之廣寧尋

誅之以武靖伯趙輔為靖虜將軍都御史秉督
師討之分三道入搗其巢朝鮮亦發兵過其東
走輔斬首虜多滿住死明年築撫順清河靉陽
諸堡邊備日嚴夷稍稍創而朝廷亦欲羈縻之
勿絕復以董山子脫羅為指揮滿住凡察後皆
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遞貶一官諸夷復貢然
往往以報董山讐為辭患苦塞上巡撫陳鉞不
能禁輒襲殺降夷以捷聞時大闡汪直方倖功

四
卷二
四
鉞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連結海西名雖屏蔽實
懷獸心得利則朝失利則寇宜大發兵創之而
通事王英者復說直是可乘也毋爲他人功直
銳甚請行詔以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經略之直
亦繼往文升至則具言夷所以叛無他端起于
二三酋豪失職怨望及貢使苦關吏求索相挺
爲亂耳宜嚴罰吏而稍寬夷使自新可不煩兵
服也直心害文升而文升遇直無詘禮鉞復構

之遂劾繫文升謫戍蜀時諸夷業已聽撫有次
第會文升去鉞遽言夷酋伏當加修怨怙亂不
誅無以示警乃遣直行而以撫寧侯朱永爲帥
襲破之頗有斬獲道遇貢使哈速郎禿等以爲
賊捕送京師誅哈速等五人竄郎禿等七十餘
人論功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直歲增米三
十六石諸將校陞賞有差而夷大忿怨益深入
殺掠焚劫慘于往時矣御史強珍暴其狀旋爲

直陷謫戍邊遼事益壞守臣苦用兵思復親夷
會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謝請于朝許之自是
諸衛復奉貢請襲如故少入寇塞上稍休至正
德間海西夷加哈义竹孔革等爲亂阻絕朝貢
旋撫諭解散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最强諸部畏
之入貢亦最恭以補殺叛夷猛克功賜綵幣金
帶大帽獎慰之以風勵諸夷其後請乞煩大率
以詐冒得官入貢浮于常額乃從兵部議勅遼

東守臣夷來必嚴覈如制方啟關否毋納二十
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禴禦之
失亡多頃之於敖爲巡撫坐減賞物夷人諱不
能定顧詐殺諱者夷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
時復時時與虜合爲邊患撫臣連以不任罷去
遼東西大困已復稍戢朝貢至今不絕其地有
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
南流爲鴨綠江北爲混同江險隘則五嶺喜昌

石門夷視爲咽喉土氣極寒冬常穴居喜馳獵
上下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恃其獷
捷故屢入寇然貪惜官賞雖叛輒服焉產楛矢
石磬赤玉真珠金麻布鹽馬鯨睛膾膈膺海東
青鷹鷄鴉鶻兔鷓牛魚粟麥捺葵菜及貂鼠青
鼠虎羆狐狸海中豹驢獾牛狗猪諸皮貢以冬
月爲期非期者邊臣且請其陞襲以頒給勅書
爲驗久稍濫嘉靖雖禁不能盡數也

論曰女直之興微矣極其勢至於亡遼蹙宋基
中國大禍患生於所忽蓋謂茲歟勝國驅除
明興豢養稍馴狎矣彼其屋居耕食分地世官
非專事射獵遷徙無常如胥奴比故可得而羈
縻蓄也獸奔豕突夷性則然而此叛彼歸朝侵
暮款信使一臨扣關相望假令恩威足服其心
而擾馴毋失其宜一疆吏辦之矣顧夸者徼之
以爲功貪者漁之以爲利自我致寇亦復何尤

夫以馬端肅之經畫夷方悔禍勞之不圖而反
爲罪首卒使奄豎快心邊陲飲痛謀國如此以
制夷撻虜能哉

朶顏三衛考

三衛在大寧都司北曰朶顏福餘泰寧其地在
春秋爲山戎秦爲遼西郡北境爲奚契丹所據
東漢征敗之其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
故地號庫莫奚後屬契丹名兀良哈今猶仍其

稱元卽奚都地置大寧千戶所國初置行都司
及營州等衛洪武十四年封子權爲寧王守北
藩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 上諭令據大寧
塞分兵列戍以控制之至出內帑鈔募兵輓粟
餉軍勝遂築大寧寬會州富富峪四城每師出
輒留重兵爲守卒破降納哈出二十一年故元
宗室遼王阿里失禮及朶顏諸酋奏願內附詔
立三衛以居自錦義歷廣寧至洮河爲泰寧衛

以阿里失禮爲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同知自
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衛以海撒
男答爲指揮同知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爲朶
顏衛以脫魯忽察兒爲指揮同知各領部落爲
外藩畜牧遷徙從其俗靖難兵起先襲破大寧
盡拔諸軍及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事平
詔三衛奉職如 高皇帝時盡官其酋與約歲
再貢衛毋過百人其後屢告饑許以馬易糧小

小入犯璽書詰責許以馬贖罪比馬至復償以
布其易糧者上馬至十五石絹三疋邊爲之困
後乃以都督劉江議裁馬直半給布絹是時寧
王徙藩江西都司及諸衛皆遷內郡大寧地虛
三衛因竊據出沒塞下外疆就中國而內通虜
永樂二十年 上北征阿魯台曰虜恃兀良哈
耳必剪兀良哈乃簡步騎五萬令諸將分五道
往而身率兵邀其西走五軍會兀良哈果驅馬

四夷考 卷二
牛羊車輛西走陷澤中 上麾兵蹙之斬首數
百級相蹂躪死者甚衆已乘高望見寇衆復聚
乃分左右翼夾擊而令甲士持神機銃入深林
中爲覆日寇至乃發已寇突而左左師馳之走
林中林中伏卒起虜驚走渡河大潰死傷略盡
餘數百人躍馬走 上曰此虜酋所居疾擊之
追奔三十里蕩其巢而還三衛自是創復稍稍
自歸 上亦寬其罪待如初 昭皇帝立更給

福餘衛印并釋前所虜部酋帖格及從指揮安
出請也 章皇帝初貢不時至邊將請討之詔
節部伍防守而已毋輕議兵宣德三年秋 上
大閱行巡邊駐驛石門守將奏兀良哈萬衆侵
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咸欲擊之
或請益徵兵 上曰孽虜無能爲也朕以鐵騎
三千出其不意擒必矣遂決親征下令選士三
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夜銜枚出喜峰口馳四

四夷考 卷二
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我軍
以爲乘障卒易與悉衆來戰 上中分其騎爲
兩翼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矢如注繼神
機銳疊發虜大潰走 上以數百騎追之虜望
見黃龍旗知 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生縛之
斬其酋命諸將搜山谷務窮虜巢忠勇王金忠
者故韃靼名王子也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
上從之或言虜其類也往必不反 上不聽竟

遣之忠與把台果大獲虜人馬牛羊數百至
上命酒賜以金爵顧謂侍臣王者用人宜誠如
朕昨懷疑聽人言將失二人心或言夷族叵測
上曰漢用金日磾何不可耶時 天子神武閒
於兵士馬精強所任皆效力故一戰大克六年
詔諭三衛蠲其罪使自新其明年更給秦寧衛
印以舊印奪于虜而福餘印亦以虜再失至正
統元年再給 睿皇帝初三衛復通虜酋脫懽

四庫全書
卷三
及女直伺塞下屢詔戒諭之三年春三衛酋阿魯反等以五百騎掠葭州爲邊兵破歸獨石守將楊洪邀之西涼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奪所掠上命集兀良哈使臣於市戮示之隨諭都指揮安出等近邊臣屢擒盜邊者訊之皆爾部人爾其縛首惡來獻毋匿叛安出使指揮伯都哈孩等入貢具言其人已遠遁無從捕再勅索之其明年夏三衛酋及都等言賞薄互市失利

非 文皇帝故事 上因其使陞辭勅諭及都文皇帝以爾通阿魯台歲徵爾馬三千匹贖罪爾俛首聽命朕實爾寬而妄意無厭是速敗也其亟改圖不者將貽悔其秋楊洪復破其五百騎于白塔兒璽書褒洪五年使者易農具歸關吏阻之其酋以爲言詔聽歸其明年福餘所部脫火赤完哈等以射獵爲名掠邊關被擒其明年復掠遼東守將曹義擒其酋孛台皆命磔于

市其明年虜酋脫懽死子也先嗣益驚橫屢犯
塞朶顏乘是愈擾邊然多不過百餘騎明年秋
三衛乃並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率諸軍分道出
喜峰口諸處都督同知楊洪出黑山東西齊舉
並擊兀良哈勇等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
至全寧遇福餘逆戰敗之次虎頭山及流沙遇
泰寧朶顏又敗之洪至克列蘇俘斬安出部賊
各奏功自是三衛寢衰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

導之入寇矣而其朝貢中國如故安出及都言
女直來侵且修怨詔戒止之亦時時以瓦刺暴
掠聞輒賜勅存慰許急則避居近邊十二年春
都御史王翱同總兵曹義巡塞外至廣寧兀良
哈伏林中義圍擊敗之別將胡源出開原集禮
出寧遠各有斬獲褒賞翱等有差十四年福餘
泰寧結也先入寇朶顏獨扼險不肯從虜不得
利大掠二衛人畜去二衛益衰而朶顏獨強盛

竟與虜合我是以有土木之變嗣後三衛入貢
往往雜入北虜使中窺我遇北使厚心不能無
皇且以我虞虜也故常挾虜爲重以結婚迺北
聳邊吏盡沒遼河東西三岔河北故地薊遼從
此脊脊多事矣景泰三年三衛遣人言也先將
以冬月住哈刺莽來召衛酋住議事兵部尚書
謙議也先貢使絕而三衛使遞至疑爲虜間宜
令邊臣嚴爲備因條上防禦諸事詔從之五年

泰寧都督僉事革干帖木兒上書乞大寧廢城
及甲盾謙復持不可帝心難予城又重絕三
衛權乃用廷臣議遣譯者語之大寧城迫近塞
不便射獵又炎暑恐生疾疫非所宜居其去塞
二百里住牧毋犯邊吏約甲盾不爾各寇至則
給其明年革干帖木兒及朶顏諸酋來朝乞犁
鑿種糧及耕地自給詔予糧三十石其明年入
邊叅政葉盛督軍破走之天順三年虜酋孛來

謀掠三衛詔諭革干帖木兒使修備緩急來告
隨晉革干帖木兒爲左都督其明年革干帖木
兒死弟兀斡帖木兒代領衆部落不附乃從朶
顏都督朶羅干請以其子脫脫孛羅爲都督僉
事領父職是時三衛多與孛來通貢使浮常額
故事貢道由喜峰口景泰末已闌從獨石萬全
右衛入至是乃隨孛來使者俱入雲中邀厚賞
我待之如故仍戒邊臣毋盡納至成化元年孛

來爲請賞結三衛心詔諭孛來國家待四夷輕
重有等成憲具存三衛違貢道舍東而西無誅
爲幸其又何厚焉其年復犯邊遣都督季鐸往
諭至泰寧而還兵部劾鐸奉使無狀請逮治詔
貸之泰寧衛酋隨請于塞下市牛及農具并乞
蟒衣制勿與蟒其他聽與民交易其明年詔虜
使毋通朶顏已又戒邊臣備朶顏通虜五年詔
三衛常貢外毋進海青兒鶻其後屢以馬市請

四庫全書
兵部持不可至十四年命兵部侍郎馬文升和
輯女直三衛而通事百戶王英嗾幸奄汪直使
攘文升功三衛乘間申前請且欲改貢道從開
原復以兵部議格而三衛亦要索無已時大抵
自天順後北虜諸酋反覆相殘蹂躪並陰結三衛
伺我然亦不敢大為寇而總兵梁銘頗以威名
著弘治二年請增貢不許其後小小入邊或絕
貢我輒嚴備至十年守臣張瓊楊友出塞燒荒

掩殺邊釁遂起十七年朶顏通小王子入寇
上御煖閣召輔臣議語在北虜傳時朶顏部落
益蕃累侵盜而諸部花當為貴種花當次子把
兒孫恃驍勇敢深入益為中國患正德四年泰
寧酋滿蠻率部落二萬餘欲附居塞下避北虜
守臣以聞兵部議許居故鎮安堡第戒邊臣毋
縱虜內蹂從之其後花當累請增貢且謂不得
請則絕貢詔暫增今歲後如故而花當請益堅

四夷考 卷二 二五
我不得從乃遂通小王子部落自鮎魚關毀垣
入殺叅將陳乾及指揮談茂馬英等遣都督桂
勇討之兵尚書王瓊建議諭花當必以把兒孫
償乾乃罷兵許貢花當言把兒孫已遠遁請入
馬贖殺乾罪瓊初持議堅後竟許花當貢班師
未幾復入寇叅將魏祥全軍沒終正德世不能
討 肅皇帝立都御史孟春言把兒孫修貢謹
又歸我人畜請予一秩詔予千戶給事中許復

禮謂不宜予事乃格是時把兒孫與小王子婚
屢誘虜入寇都督馬永禦之頗有斬獲孟春復
請毋惜一官以弭虜御史盧瓊疏罷之未幾把
兒孫死革蘭台爲都督革蘭台父革列孛羅花
當長子也早死把兒孫狡悍謀奪嫡然種人不
附附革蘭台至是乃得襲時嘉靖十年也革蘭
台立隨入寇漁陽諸小關皆殘破撫臣王大用
頗有遠略欲厚賂城其霧靈山不果革蘭台又

乞晉秩大用持不可屬虜酋阿堆哈利赤數殺掠建昌喜峰口太平諸塞御史連疏詆大用啟釁奪其官虜益張邊廢耕牧而朶顏亦益輕我二十年革蘭台遂復求增貢不許時時暴塞下輒云結小王子旦夕入寇會虜自雲中深入太原邊臣恐困曰山海關諸邊連歲無警亦是酋功也宜予賞詔從之其明年復誘虜犯青山口內詔以侍郎胡守中往剿撫守中儉嗜利盜內

帑金多又擅出塞盡伐遼金以來松木百萬自撤藩籬徧索富人舊將領金錢言官劾守中論死西市巡撫徐嵩以阿事守中削籍已有發嵩乾沒狀者逮謫戍其明年總兵郤永出塞襲李家莊斬四十級李家莊者朶顏別部也善盜邊然不通大虜亦能盜虜馬每往輒呼我戍卒曰吾往盜馬耳無我虞也狡而善射虜追之輒入險不能逼頗爲邊障是役後遂恨我往往合大

虜爲梗而遼東塞亦以朶顏故連中虜我兵禦之互有勝敗二十七年革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衛酋皆以貢時身受職闕下至革蘭台父子乃遣人代請我不能詰頃之有庚戌之變虜時言遼陽軍導我來虜呼朶顏爲遼陽軍故云自是調邊兵入衛及移戍薊無虛歲三衛滋勾引莫誰何三十年咸寧侯仇鸞請征之樞臣趙錦督臣何棟議不可撤藩籬引寇自近事遂寢

爲首稱曰朶顏三衛云三衛皆勾虜而朶顏爲甚大抵夷性喜偷剽善反覆虜衆至則逢之爲導而貪中國賜予燕撫厚亦時時以虜信告我得預防故迫之則毆使爲虜信之則墮其計善馭之則因用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不能絕亦不可絕也其地東接海西西連開平北抵北海南達薊遼俗與韃靼同其山曰馬孟廣袤千里以中峰形似故名產馬橐駝黃牛青牛瑪

瑤鵲樺皮白葡萄

論曰兀良哈之爲中國利害甚明也分闡建藩
高皇之慮遠矣內徙于 文皇非得已也干戈
初戢障塞尚虛愛弟之請難裁征戍之勞在念
權宜移置姑待後圖觀其次鳴鑿鎮有滅殘虜
守大寧之諭彼何嘗遽割以資夷哉犁庭甫定
榆木變興雄謨莫究遺憾可知 章皇寬河之
後威折奸萌假令乘勝長驅刈殘酋復舊疆善

其年冬誅逆酋哈舟兒陳通事舟兒通事皆邊
民爲夷酋幹堆板上所獲更姓名充貢使大爲
虜謀先是虜謀犯京東舟兒爲言潮河川可入
北逼古北口復傳虜西還誤我畿甸爲殘至是
虜求開市舟兒煽構其間何棟計擒之始伏法
其後楊博爲總督復購殺其首惡通漢夷稍戢
三十八年虜把都兒十萬騎挾朶顏酋影克哈
孩爲鄉導我謀多被殺虜遂潰墻深入督臣王

四夷考卷之二
一
俘誅死其明年影克勾把都兒犯一片石遊擊
郭琥敗之四十二年糾東西虜二十萬由墻子
嶺入大掠畿內督臣楊選誅死隆慶元年夷酋
董忽力勾土蠻十萬入寇勢甚猖獗折墻出至
棒棰崖迷失道墜坑死無筭語具虜傳是後督
臣譚綸總兵戚繼光協謀練兵增垣控制有方
迄隆慶三衛奉職稍謹虜亦無大舉邊恃少安
衛制首泰寧次福餘而朶顏末今朶顏盛故以

繼善述誰曰不宜顧上有雄略之主下無謨遠
之臣後且并開平而失之遂使要害藉于犬羊
而宣遼隔若胡越禦戎之策從茲絀焉夫西河
套而東大寧失之皆我害也然河套猶明知其
奪于虜而時圖恢復乃大寧藉口于 文皇職
方氏遂視若三衛之固有無敢談及故實莫稽
而傳訛日甚可勝嘆哉

寶顏堂訂正四夷考卷之二 終

第千實而將區或夏已入年... 雲而東大寧夫之習其害也然所奪餘則賦其
而宣憲副昔時越禦夫之策於茲餘無夫西所
之且對且并開平而夫之發則要害蘇于大羊
繇善遊請曰不宜論土育華細之主可無驚毅

寶顏堂訂正四夷考卷之三

福清葉向高進卿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同校

繡水沈德先天生

哈密考 赤斤等衛附

國初畫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曰哈密曰赤
斤蒙古曰安定曰曲先曰阿端曰罕東曰罕東
左其先置後廢者曰沙州而哈密最西近土魯

番去肅州千五百里爲西域咽喉以故重凡諸
夷入貢必哈密譯其文乃發其地故漢伊吾廬
唐西伊州元族屬威武王忽納失里居之後改
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遣使貢
馬明年乞封詔仍爲王改稱忠順賜金印其部
落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皆領以都督統
于王安克帖木兒立一年卒無嗣兄子脫脫先
是俘蠻夷邸 上厚撫之使嗣王設衛置官以

華人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駸駸視內藩矣
未幾脫脫爲祖母速哥失里所逐詔還其王與
祖母睦如初朝貢不絕然酒酒昏縱部下不附
九年卒命都指揮哈刺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
密是年封脫脫從弟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忠
義王時哈密稍輯惟瓦刺一入寇忠義王以聞
詔詰瓦刺旋解去宣德元年忠義王卒詔以脫
脫子卜答失里嗣王仍稱忠順以幼故復立忠

義王子脫歡帖木兒爲忠義王共理其國正統
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鎖魯壇嗣王別名倒瓦
答失里嘗爲其母乞醫藥 上嘉予之仍勅罕
東諸衛還所掠哈密人畜無何瓦刺攻哈密劫
王王母去詔詰瓦刺歸王及王母哈密自是畏
瓦刺稍貳于我璽書諭王朝廷樹立之恩於先
世甚厚背德不祥慎毋爲人所誑惑也然竟不
悛益通虜拘留漢人因而轉賣者衆使者復

暴橫至毆歿護行軍校邊臣請絕其貢詔曲貸
之天順元年倒瓦答失里卒弟卜列革嗣王乞
朝服束帶母妻冠袍及兵器諸物詔下有司予
王朝服母妻罽毼冠餘勿許隨以王母努溫答
失里請先後賜乘轎洗盆金箔茶香及諸藥物
甚夥其後請以部人必刺牙失里爲國師 上
曰國師以優西僧之有戒行者難輕授其命爲
都綱天順末卜列革卒世絕王母署國請以族

四夷考 卷三
人阿兒察嗣阿兒察辭乃命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者故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也初王母以非族類不宜立而哈密酋母雜法兒等及國人請之堅故有是命把塔木兒死子罕慎嗣爲都督成化九年土魯番強控弦可五萬其酋速檀阿力尤雄黠速檀華言王也攻破哈密執王母及金印去罕慎竄居苦峪城甘肅守臣以聞兵部議哈密我藩籬土魯番無

故奪之此而不問則諸衛將盡爲蠶食嘉峪之外皆敵疆矣必復之乃使都指揮詹昇諭赤斤蒙古諸衛以輔車唇齒宜自爲計而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討之至則調赤斤罕東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擣二衛虛還其兵使自守而身自歸朝阿力遂輕中國益侵我內屬諸夷時遣使稱王母死還金印城池以虛辭謾我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檀未

壯守臣請乘間納罕慎哈密至十八年罕慎入
哈密晉左都督罕慎貪殘失國人心西域諸貢
使苦要索有怨言弘治元年奸回誘阿黑麻使
攻哈密阿黑麻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
王王故應我因好語罕慎與結姻乘盟殺之遣
使入貢言罕慎病死請代王領西域職貢兵尚
書馬文升議諸夷各有分地安得相併兼夫以
北虜之強我尚卻其款何物小酋欲與我媾且

憫然王也格不予而遣哈密部酋寫亦虎仙諭
阿黑麻以金印歸擇所宜王文升謂夷俗重種
類且服元久非是族也不可使守乃行求忠順
屬安定王裔孫陝巴爲王以奄克孛刺阿木
剌輔之二酋輕重不相得陝巴空名耳無與爲
守阿黑麻乘間攻殺阿木郎執陝巴去而以阿
木郎奪賞物掠其牲畜爲解事聞賜勅切責遣
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緱謙往經略之會土魯番

使來海請羈之肅州而再勅阿黑麻令歸陝巴
廷議勅無爲也我愈褻而夷愈重不如海自以
檄往不聽則伺隙誅之或閉關絕之制在我矣
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也乞里諸夷怨土魯番
次骨我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
倚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西域毋與通彼
窮而歸怨皆吾間也如是則土魯番勢孤自保
不暇烏能有哈密哉詔從廷議命海檄土魯番

須陝巴歸貢乃許不則留前使毋遣而絕其後
使仍以寫亦虎仙等爲都督轄三種夷奄克孛
刺爲之長如罕慎故事海等不待詔遽歸下獄
謫免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略罕東諸衛聲取甘
州于是戍其使四十餘人于兩廣而稍用王英
策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怨阿黑麻是時阿黑
麻巴西去留其將牙蘭以四百騎據哈密文升
計是可襲而虜也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汝熟

四夷考 卷三 六
夷情策安出翥言罕東有徑路達哈密不旬日
至襲之必以罕東兵爲鋒我兵繼之文升喜屬
河西巡撫許進總兵劉寧使副將彭清以三千
騎往遲罕東兵不至乃循大路行乏水艸騎不
得馳牙蘭調知道去兵入哈密獲陝巴妻女并
牛羊三千宥脅從八百人我士馬亦多物故文
升意大望違節制取空城無益不當賞獨軍士
勞苦遠征當賞 上念邊臣出師塞外功宜錄

各陞賞有差而哈密夷衆久苦兵困甚不能支
盡焚其廬舍內徙肅州先是奄克孛刺并種人
亦寄居赤斤守臣并爲請居之苦峪給牛種耕
牧自便奄克孛刺遣寫亦虎仙來貢請乞無厭
至訐訴曹郎禮部尚書徐瓊疏逐之十年秋阿
黑麻以絕貢失互市窘乞歸陝巴易故四十餘
使貢如舊詔起前威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
使其明年陝巴歸復故封遣兵護之國以奄克

孛剌寫亦虎仙等佐之奄克孛剌以兄罕慎故
怨土魯番越復以罕慎女妻陝巴結其心稍稍
立而陝巴嗜酒掎克部酋阿孛剌復構阿黑麻
迎其次子真帖木兒爲王陝巴奔守臣令董傑
諭阿孛剌還陝巴不聽傑與奄克孛剌等擒斬
阿孛剌復其王送真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
麻死諸兄讎殺真帖木兒懼不敢歸以母罕慎
女也依奄克孛剌守臣恐與陝巴嫌使居甘州

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正德元年陝
巴卒子拜牙郎嗣滿速兒與通好上書求真帖
木兒兵部議我方質其所愛不宜予六年議予
之湯沐衣幣遣歸以都督寫亦虎仙滿刺哈三
爲護行至則留不歸反以我情輸滿速兒導之
侵我奄克孛剌以聞因具言拜牙郎欲叛中國
從土番國且不守遂奔肅州頃之滿速兒逐拜
牙郎使其將火者他只丁守之詔都御史彭澤

四
督帥往討時鄧璋爲總制給事御史言兩帥並
置莫適任也宜罷遣不聽澤度滿速兒強未易
兵定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
令和好滿速兒喜許歸金印城池澤召還而拜
牙郎尚爲所留我益幣索之卒不應滿速兒益
驕日夜與寫亦虎仙牙木蘭等謀入犯縱騎蹂
關外及苦峪諸城會滿速兒以他事怒寫亦虎
仙將殺之火者他只丁爲解許至肅州歸幣千

五百疋滿速兒喜釋弗誅遣入徵幣無有也遂
復奪哈密城大入爲寇遊擊芮寧與戰死之亡
七百騎賊迫肅州城下僞請和而陰約諸降夷
及夷使爲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
繫捶殺之嬰城守而使使媾瓦刺達兵掠其巢
滿速兒狼狽走我乘之頗有斬獲副總兵鄭廉
及奄克孛刺再敗之瓜州滿速兒復請和巡撫
都御史李昆以聞時方遣彭澤及中貴人張永

往視帥疏至罷行而滿速兒實無意和語張甚
又竟不歸拜牙郎九疇議夷兄弟方內競安能
加我且俗無積聚帥行則徵發煩擾未戰已先
困矣我內地早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絕其
使勿通都御史昆議異謂不宜絕請上裁兵
尚書王瓊右昆議從之瓊雅欲修郟彭澤又心
害九疇能日媒藥西北事奸夷覘知本兵指又
度天子多嬖臣可賄中則相與關通上書訟

九疇激變邊先後并諸守臣逮下獄澤奪官昆
謫叅政議殺九疇戶尚書澄持不可乃削籍而
寫亦虎仙者以貢至夤緣倖臣以秘術干上
得侍左右橫甚至冒國姓嘉靖改元暴其罪并
子婿論死西市逮王瓊成起彭澤爲兵部尚
書九疇以都御史撫甘肅三年滿速兒以二萬
騎入甘州九疇先登戰疾力走之殺火者他只
丁部下傳滿速兒死九疇以聞上方念河西危

四夷考 卷三
急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未
至以捷聞獻民等實不見賊而滿速兒故無恙
事頗上聞諸議禮貴臣故善王瓊欲甘心澤九
疇使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之 上怒甚大學
士楊一清爲請不能得下法司議勒澤獻民歸
里九疇且不測兵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雖輕
信所部上功失實然其人忠力足任也且土魯
番所忌惟九疇游辭反間變詐百出罪九疇是

快夷心自隳于城非計乃戍之窮邊是時哈密
已大殘餘衆千餘人走入塞守臣撫存之歲給
耕種多五百石少百石而夷酋請乞煩我無以
應乃以兵備副使趙載議裁其賜而滿速兒旣
敗歸亦數使牙木蘭款關求貢尚書王憲遣夷
使往諭復不報六年秋乃遣馬黑麻虎力孛翁
來稱貢隨令牙木蘭入寇于是留其使肅州明
年夏牙木蘭降牙木蘭者曲先夷也幼爲土魯

番所掠壯而黠滿速兒倚之數苦邊至是以入
寇不從欲誅之懼而來奔頃之虎力納咱兒犯
肅州趙載彭濬擊却之督臣王瓊以所斬獲示
馬黑麻等械下獄其年冬滿速兒請歸哈密瓊
以聞下廷議特頗有言哈密難守不宜復詹事
霍韜力言置哈密者所以離戎虜之交外領西
域內蔽邊郡不可失也或難其守欲棄之則甘
肅難守亦棄甘肅乎第宜覈夷情討軍實下令

有能和輯諸戎屏我西陲則畀以其地毋規規
忠順後爲也尚書世寧疏言先朝不惜棄交阯
大寧何有于哈密且我實封殖忠順以爲外藩
而自罕慎以來三立三爲虜後遂與戎比而窺
我耗金幣勞士馬竭財力無尺寸功徒使我得
挾以爲資以邀索我臣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
孽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等耳安定王又在哈
密西最近邊今皆存亡不可知我一切勿問而

獨戀戀于哈密何也昔光武閉玉關後世善之
臣愚謂宜謝哈密專守河西毋煩憊中國報聞
滿速兒時往來關下遣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
蘭釋憾事聞將報許世寧復爭牙木蘭本我屬
夷土魯番安得索之且彼所持者寫亦虎仙火
者他只丁今皆斃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柰我
何我料兵食以備之結瓦刺以撓之拊新附賞
有功內治既修何憂乎狡夷 上是之章下瓊

瓊引夷使伏堦下風諭朝廷威德爲言牙木蘭
已他徙釋馬黑麻虎力孛翁俾入貢滿速兒再
使來語稍恭瓊慰犒之遂以哈密歸然我竟不
能有至二十五年復爲馬黑麻速檀所據語具
土魯番傳中諸酋亂吉孛刺等瓊皆爲請襲招
居近地耕牧河西入貢如故哈密名存而地久
沒矣初阿力虜王母以不助掠赤斤王母頗有
威嚴能馭下王母虜赤斤諸衛相繼沒土魯番

四庫全書
卷三
日以金印爲市逋歸逋奪我自楊翥議襲後無
能以一騎踰關而西一闢其境徒重棄金印議
論紛拏遣將召兵迄無虛歲而金印竟不返世
寧發憤力爭不能格也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
疏曰今之處土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當
然勢有必然撫之以恩則驕滋震之以武則力
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綏之而備愈嚴逆則禦
之而武毋黷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彼此

俱寧不則禍連而不解此必然之勢也蓋師戒
輕舉寇難橫挑其大者有五焉尺藉空虛屯田
榛蕪兵食不充一也我屢挫而怯彼方勝而銳
二也我失瓦刺之援進則無資彼合瓜州之力
退且有據三也河東臨洮創夷未蘇赤斤諸衛
零落殆盡根本旣搖藩籬亦撤四也西南苦虜
東北苦戎并力則捉襟深入則枵腹五也况哈
密遠在磧外豺狼是鄰強驅垂亡之部落復還

四夷考 卷三
古
久失之封疆兵必難留勢將自潰爲宜寬而撫之聽其自歸蒐乘補卒慎擇將帥募民廣屯塞下使軍實日充然後蹈瑕邁釁惟吾欲爲招瓦刺城瓜沙興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始王瓊與謫戍以議禮諸臣薦銳意哈密後心知其難卒請從澤等議焉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爲酒泉燉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後沒於吐蕃宋入西夏元仍屬瓜州其地有白山多艸木禽獸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木子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誥印所尋爲衛千戶爲指揮僉事十年叛寇老的罕走匿赤斤命右庶子楊榮同豐城侯李彬議討之彬榮計道險轉餉難且

隆冬興師非司馬法請止兵 上從之以勅諭
塔力尼遂擒老的罕來獻賜綺幣襲衣晉指揮
同知塔力尼卒子且加失旺嗣晉都指揮同知
宣德七年所部韃人祖失加卜等來歸命居之
平涼正統元年且加失旺表言與韃鞑戰有功
晉都指揮使五年晉都督僉事明年勅諭且加
失旺及都指揮革古者可兒卽等曰近使者至
哈密命爾與沙州衛護行爾獨棄朕命不遵革

古者又時率其屬往來沙州爲盜暴苦行旅甚
負朝廷所以建衛設官封殖爾等之意其改圖
毋忽其年赤斤蒙古以瓦剌寇掠乞內遷肅州
之白城山詔止之已請建寺其地守臣謂寺而
不已且予之巢勿許便從之且加失旺卒子阿
速嗣爲都督僉事指揮同知鎖火者乞晉秩且
言肅州都指揮胡麟阻其市易勅戒胡麟而以
鎖火者爲都指揮僉事先是且加失旺嘗言瓦

刺也先來求婚未卽聽至是也先遣人要阿速
往受聘阿速以聞復請內遷避瓦刺報詔也先
求婚朕向許爾父自擇便自心中阻顧受聘非
宜往而見詐悔將何及赤斤爾世守地柰何棄
之爾第保險綏衆善自備朕且命邊將緩急爾
矣是時瓦刺強赤斤蒙古與沙州罕東名內屬
然陰與虜市至受平章等官沙州酋薛合以爲
言詔詰責之十一年赤斤酋鎖合者赴闕下乞

携部落來歸 上遣還下其事于總兵任禮始
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于達達生鎖合
者及革古者乃命分所部爲三帳自領中帳使
塔力尼領左隸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隸以達
達人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強欲
并右帳相讐殺不休鎖合者窘故自歸未幾死
以其子切塔兒嗣爲指揮同知而哈密使者往
來道赤斤爲其部酋劫掠阿速不能禁我兵捕

獲劫者械至京釋之景泰元年以擒叛寇功晉
阿速都督同知諸部下陞賞有差後復晉左都
督五年瓦剌也先以書誘赤斤諸衛脇使助已
阿速白其書上命守臣遣人諭阿速毋與瓦
剌通成化二年阿速卒子瓦撒塔兒嗣爲左都
督六年以其叔父乞巴失加卜丁二人爲指揮
僉事佐瓦撒塔兒從夷族請也其明年瓦撒塔
兒卒子賞播塔兒嗣十四年夷酋復表言賞播
塔兒幼不更事指揮加定爲衆所服乞晉秩代
視事賞播塔兒亦自請之報可以加定爲都指
揮僉事仍令俟賞播塔兒壯還衛政是後土魯
番陷哈密侵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
亂多走塞下衛遂虛

安定 阿端

安定韃靼部也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地廣袤
千里無城郭俗以馬乳釀酒壇帳爲廬產馬駝

四夷考 卷三
玉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
兒遣使貢鎧甲刀劍等物賜織金文綺分其酋
長爲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給印章明年獻
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詔從
之以夷酋沙刺等爲指揮等官永樂二年表貢
馬五百匹遣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之壽言令
甲諸番貢馬償以茶官爲轉輸今安定遠不便
請給布絹報可安定王立未幾爲酋先指揮沙

刺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升
來朝復故封歸安定賜以印誥二十二年中使
喬來喜等往西域至必立出江死于賊都指揮
李英率兵至罕東問故罕東指揮綽里加言賊
中使者安定曲先酋也英進兵擊安定斬四百
八十級虜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
曲先遁去安定王詣闕頓首謝宥其罪遣歸宣
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爲戒淨慈應國師

四庫全書
卷三
給誥命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屢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正統時國師則桑出鄰真禪師則攝刺藏卜攝刺藏卜者禪師賞竹領真之姪也賞竹領真自永樂時來歸居西寧卒而攝刺藏卜嗣仍留西寧都指揮汪清疏其歸伺內地恐患邊詔歸安定輔其王九年安定酋那南奔等掠曲先我使往問復爲所掠勅戒亦攀丹約束部落毋生事十一年亦攀丹卒子領占幹

些兒嗣王尚幼以其叔輟思叅巴爲都指揮僉事佐之成化時爲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至弘治初安定王領真幹卽兒子千奔請嗣王許之終弘治世千奔時入貢正德七年亦卜刺破安定奪誥印據其地餘衆內徙嘉靖間復令部酋嗣爲指揮領其衆然安定王後無傳而阿端久沒莫知其處矣

曲先

四夷考 卷三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峇林元帥府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知其後爲朶兒只巴所攻并曲先入安定居阿真地永樂四年指揮哈三散卽思三卽等表言西番侵暴乞仍立衛徙治藥王淮報可以三卽領衛事給印章并徙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卽思及安定酋劫殺中使洪熙改元命朱英討破安定追躡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

濶地曲先遠遁英還師都督史昭言叛酋未獲宜窮追詔已之宣德二年散卽思復掠使者及西域貢使命史昭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卽思懼而逃遣弟千戶堅都等進馬贖罪 上以遠夷不足較宥之還其俘令居故部指揮那那罕表言二女四弟及部落五百餘人皆爲安定所虜及餘衆潰居西番江不敢歸詔安定王亦攀丹索部下遣還仍諭居西番江者使復業其後

四夷考 卷三
屢入貢然亦苦土魯番內徙失故地

罕東 罕東左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塞涼國公藍玉討之將佐諫勿深入不聽師至阿真川土酋哈答等皆遁去不見虜而還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刺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鎖南吉刺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晉指揮使塔力襲爲指

揮同知頭目奴奴爲指揮僉事皆賜冠帶鈔幣自是貢不絕洪熙元年指揮那那奏所部夷人以負內供馬迺赤斤復坐官兵討曲先相驚欲爲亂 上令守臣招撫之使復業曲先之役罕東頭目班麻思結率所部從擒斬首虜獲駝馬牛羊以獻宣德七年論功授指揮使九年罕東別部劄兒加邀劫使者命都督史昭劉廣討之廣昭相與計寇負罪重必深匿我以討叛名而

四夷考 卷三
三
逋逃之弗誅兵且無震乃先使指揮祁賢以百
騎往覘敵行月餘渡畢力朮江劄兒加詣賢自
歸請還所掠貢馬謝廣等以聞命宥之正統五
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殺人逃罕東且誘
其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擅相攻虜掠人畜兩詔
戒諭之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 上念
諸夷數相告言構怨無已時而哈密又累誘瓦
剌盜塞下詔都御史馬昂約勒忠順王毋與罕

東讐且令偵虜情報我成化九年土魯番攻奪
哈密都督李文右通政劉文奉命調罕東兵往
討遂巡解歸是時罕東諸夷皆困土魯番而夷
酋奄章先因與諸族讐殺逃居沙州朝廷許其
耕牧輸貢部落日蕃班麻思結卽奄章子也至
是其孫只克以沙州衛旣廢請立罕東左衛治
其地下兵部議從之以只克嗣其祖官領衛事
巴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迫諸

四夷考 卷三
夷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發罕
東兵襲之我師出罕東失期不能有大功自是
土魯番入寇每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刺安
定數掠其資罕東愈微至弘治時往往款肅州
塞求恤矣只克卒孫日羔刺嗣爲都督嘉靖初
與別酋帖木哥土巴先叛附土魯番者皆來歸
邊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山半居威虜仍
擇其壯勇練習之番休迭上皆聽日羔刺約束
部落侵蕃而我邊以餉夷糜倉粟坐困

沙州

沙州與赤斤接境洪武二十四年王子阿魯哥
失里遣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其酋困卽來
買任二人爲指揮使給冠帶印誥困卽來領衛
事遞進都指揮都督宣德七年來告饑上語
戶部固曰救災恤患朕固不吝然勞內以事外
非計其命肅州具糧五百石使困卽來自取之

頃之言諸夷侵掠請徙居察罕舊城不許正統
四年所部都指揮阿出不花等逋入哈密及罕
東酋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困卽來以聞上
命哈密罕東還其逋并歸侵地仍諭困卽來善
撫部落毋盜鄰啟釁其後屢偵瓦刺哈密事情
遣使來告上嘉勞之賜綺幣晉其子都指揮
僉事喃哥及指揮僉事薛令等各一秩七年令
邊將率戍卒助修苦峪舊城從困卽來請也城

竣入謝賜綺幣襲衣歸言瓦刺也先欲爲弟娶
其女詔聽自便九年困卽來卒困卽來受職四
十餘年朝貢頗恭官爲祭賻以喃哥嗣爲都督
僉事弟克羅俄領古爲都指揮使佐喃哥領衛
事明年沙州衛都指揮兀魯思不花貽書邊將
言指揮乃兒不花等欲誘瓦刺掠沙州守臣以
聞上曰是書無喃哥名何也其令總兵任禮
使人住覈之其明年任禮疏言喃哥弟鎖南奔

爲瓦剌僞封今喃哥復言其就婚罕東虞有他
變勅禮招撫之十三年禮擒鎖南奔以獻兵部
請正法 上以其父兄恭順釋弗誅是時喃哥
以困瓦剌率部屬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
人來歸命居之山東平山東昌二衛自都督而
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廢未幾喃哥卒克
羅俄領占嗣後賜姓名羅秉忠

論曰明興諸夷自北虜外其煩憊中國則哈密
爲甚虜紛我者也哈密我自紛也夫土魯番雖
勁不能當虜十一然而驅諸衛蹂近關如雉兔
然則安在爲我藩哉情見勢彰恩威俱詘權
衡操縱此爲其時而猶欲噓旣燼之灰戀將棄
之肋捐厚幣市空城以庶幾悔禍于我心亦已
過矣議者徒見其縮轂西戎憚委成勞不知燉
煌置郡始自漢武今哈密諸衛卽其地也翰臺
一詔卽武業悔其罷之晚矣 二祖之封殖蓋

四夷考 卷三
云以夷防夷寧樹彼以勞我哉王恭襄才臣經
營招附亦頗有勞以忒敗名謀國者鑒諸

之阻匪單帶市空然以無幾理國子文
衛無繼北敵其報而餘亦盡到盡之文繼深集
然阻文其為非蕃若書其獲漳恩刻其階對
經不期當惠十一然而顯滿滿親並關以致
為其真餘非非也密非自也也夫土學番

寶顏堂訂正四夷考卷之四

福清葉向高進卿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同校

繡水沈從先尊生

西番考

西番古吐番地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
岷間至唐時并吐谷渾始盛唐末復衰宋入貢
不絕元世祖始郡縣其地以番僧八思巴為大

寶法王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
佩金玉印明興洪武二年遣使持詔諭之隨寇
臨洮守將韋正禦之時河水未合師不得濟正
祝天賊若平者則合河水頃之有水如巨屋自
上流而下風隨之冰合卽渡河擣其營賊大驚
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歸六年令諸酋舉故官
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
給玉印置烏思藏朶甘二指揮使司及宣慰司

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官故國公南哥思丹八
亦監藏等爲指揮宣慰招討元帥萬戶等官領
之明年陞烏思藏朶甘爲都指揮使司置西安
行都指揮使于河州以韋正爲使統二番司復
封番僧爲大寶法王大乘法王闡教王護教王
闡化王贊善王凡七王各給印誥俾導其衆約
比歲或間歲一貢使者時往撫諭八年川藏族
殺我使鞏哥鎖南等於是命衛國公鄧愈爲征

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師分三道進覆其巢窮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匹牛羊十三萬而還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朶兒癭唎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復命英討之英兵至洮州賊皆遁去斬叛逆土官阿昌失納等築城于東籠山南川留兵戍之疏聞上曰洮州爲西番門戶城之是扼其喉矣命置洮州衛英兵進擊三副使癭唎子悉破擒

之斬獲人畜甚衆十五年勅松州衛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戶出馬充賦名爲差發二十年禁番使闌出麻鐵二十五年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繹忽樂等叛都指揮使瞿能討之月魯帖木兒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請擊之能不聽賊遂遁去上命涼國公藍玉討之月魯帖木兒與瞿能戰敗玉誘執之送京師伏誅玉因言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

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杜遏奸萌從之
王又請籍民爲兵并討長河西朶甘百夷上
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長河西諸夷姑待
後舉玉遂班師明年製金牌信符遣使頒給諸
番諭之曰往者朝廷有需于爾必以茶貨償之
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多假朝命漁獵爾等
朕甚惡之今後遇有差發必合符乃應不者械
至京罪之隨立茶馬司於洮河二州聽番人以

馬易茶民毋得私市違者死遣曹國公李景隆
至番市馬以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
餘匹分給衛士復令禮部檄長河西打煎爐番
酋責以納馬修貢諸番咸稽首奉約茶法大行
永樂元年遣使賜番酋及諸國師白金鈔幣定
番族來朝賞格四年迎番僧尚師哈立麻至京
封爲大寶法王厚賜遣歸明年遣指揮劉昭等
往西番設驛通使仍撫諭軍民昭還遇番賊劫

四夷考
卷四
掠率衆攻敗之洪熙時曲先安定二衛曾邀殺
中使朱英討破之以番兵從征功國師宛卜格
刺思巴等皆晉秩給誥命銀印宣德元年遣太
監侯顯等使諸番更三歲方歸正統四年生番
隨渠等八百二十九寨寨首曲吾巴等各遣僧
入貢初諸番有欲貢者爲生番所阻松潘守將
趙得遣人諭之故相率貢指揮趙諒與番僧商
巴有隙因與得誘執之掠其財其弟小商巴率

衆入犯遣都御史王翱都督李安討之翱察其
枉出商巴于獄具以聞諒伏誅得謫戍復命商
巴爲國師十四年停西番金牌歲遣行人四人
視茶政景泰間西番黑樓等三十一處男婦一
百餘人朝貢諸番柔服獨董卜韓胡都指揮使
克羅俄監祭稍桀黠悖慢屢詔讓之未幾死天
順五年番寇涼州圍都督毛忠總兵宣城伯衛
穎戰却之八年西寧番族把沙作亂穎與巡撫

都御史吳琛率衆討破之初番僧入貢不過三
四十人景泰漸增至天順遂至二三千人前後
絡繹賞賜不貲所至騷動成化元年禮臣以爲
言詔諭闡化王令遵貢期三歲一至毋多人毋
雜用國師禪師等印未幾番僧劄巴堅叅等以
秘密法進 天子愛幸之法王封號至累數十
字道從用執金吾仗賜予駢蕃其徒錦衣玉食
至數千人矣九年岷州番入寇千戶包景禦之

被害十七年給烏思藏諸番王及長河西魚通
寧遠等宣慰司勅書勘合令貢時四川陝西驗
入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勤言歲運四川茶十萬
斤至陝給賜番僧二十四年罷行人巡茶以御
史一人代之自景泰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
非復國初時矣弘治末命都御史楊一清理其
事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考前代自
唐時回紇入貢祀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

四夷考 卷四
摘山之產易廩之良無害而有利計之得者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闕非虐使于番也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自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者以羌爲世讎恐議其後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

區能無戎馬之跡乎夫羌夷之人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于我絕之則死故俛首服從此制番控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卒莫能禁坐失重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于我跳梁自肆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請下所司申明舊制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信符各供差發其不

受約束者徵兵問罪以警其餘奏上議行之正德初番僧復肆法王綽吉我些兒者烏思藏使也以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爲國師還居烏思藏如大乘法王例入貢禮部尚書劉春言烏思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犢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爲之節制令毋患邊而已今無故遣僧往萬一詐誘羌胡妄有所求請因以冒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反生事端其害

甚大請罷之不聽尋遣奄劉允入番取佛禮部尚書毛紀及臺諫連章諫止俱不聽是時西海逋虜亦不刺暴掠西番無寧歲徵兵逐勦虜避走松潘旋歸故巢實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人畜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尚書王憲以聞詔讓卿八年洮岷番賊數入鞏昌隴右騷動兵部議西番爲患皆因茶禁弛廢處

置失宜故相挺而起此所司之過且聞番衆爲
亦卜刺侵苦因以役屬番胡交通益肆猖獗何
以善後昔漢趙克國不戰而服羗段熲殺羗百
萬軍興煩費內地爲之虛耗是知用勇將者逞
目前之快任老成者獲萬全之安乞廣宣帝之
明專充國之任制馭方略悉聽總督尚書王瓊
假以便宜毋有所撓從之瓊徵集大衆開諭諸
番示以福禍多聽撫惟若籠板爾及刺唧等族

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籠板爾二族蕩其巢刺
唧等族震懼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
降七十餘族諸番復定十二年烏都鶻鴿番爲
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破之是時金牌爲海虜
所掠盡散失二十八年劉崧以爲言兵部議番
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脫給而再失失而
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番人納馬欲得茶
耳誠嚴闡出之禁雖無金牌馬將自集不然終

四夷考
無益也宜給勘合如成化故事從之四十二年
烏思藏闡化等王請封 上以故事遣京寺番
僧遠丹班麻等爲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對
監之班麻在途騷擾廷對歸曰其狀禮部議自
後請封卽以勅付其使毋別有所遣從之封諸
藏之不遣番僧自此始也王瓊既定諸番亦卜
刺亦爲虜所收復西陲稍寧至隆慶末虜俺答
以迎佛爲名復駐牧西海蠶食日甚番人大困

矣其地自烏思藏朶甘二都指揮使司外爲指
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朶甘曰董卜
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朶甘
思曰朶甘隴答曰朶甘丹曰朶甘倉澹曰朶甘
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
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曰朶甘思曰刺宗
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
日曰納竹曰倫答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的曰

四夷考
卷四
一
孛里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干曰參卜郎曰刺錯
牙曰泄里灞曰潤側魯孫皆洪武間所置其後
亦時有增設及族種甚繁不勝紀焉番有生熟
其受差發者爲熟番不者爲生番俗質直朴魯
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
酪衣氊居毛帳務耕牧好狠鬪貴壯賤弱懷恩
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析
支湟水爲大物產犂牛羴羊艸上飛骨篤犀金

剛鑽馬價珠銅佛天鼠皮璠璣沙棠樹黑驢爲
奇貢道由四川陝西屢違約多人且不如期至
隆慶三年俱限三年一貢定名數每處赴京毋
過十人餘留邊候命賞賜有全有減著爲令
論曰西戎爲患自三代然矣盛于漢熾于唐而
馴服于明非向背之情異也合則強分則弱勢
固然耳然當其強也足以抗虜及其弱反折而
入于虜抗虜則虜虞是虎爭之形也折而入于

虜則我虞是蠶食之漸也是又無全利全害者
也夫正嘉以前河湟之守未失虜不西也自亦
卜刺逋俺答譎而青海爲虜穴矣負嶠而眈眈
我其能久有羌哉以羌合羌尚爲我患以虜合
羌憂方大耳夫欲制羌命伐虜謀則有 高皇
帝之神謨在其毋泄泄然以羌予虜也

土魯番考

土魯番本漢車師前王地晉屬高昌郡唐爲交

河縣在火州西百里永樂六年番僧清來率其
徒法泉等來朝貢方物命清來爲國師法泉等
爲土魯番僧綱司官賜鈔幣遣歸九年土魯番
總統古麻刺失里十一年萬戶賽因帖木兒各
遣使貢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歸土
魯番遣使隨誠入貢後遂授其酋長爲都督都
指揮等官宣德五年番酋都督僉事尹吉兒察
及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等各率其孥來朝請

留京師自效 上嘉其誠從之賜居第什器尹
吉兒察死其子卜烟川兒復自土魯番來歸授
指揮僉事正統天順間土魯番朝貢不絕成化
初阿力始強自稱速檀猶王也累引兵劫掠哈
密諸郡地幾盡九年遂入哈密據其城執王母
奪金印阿力死子阿黑麻嗣阿黑麻死子滿速
兒嗣相繼擾哈密及赤斤蒙古諸衛攻掠甘肅
爲患不休嘉靖初王瓊招撫之復歸哈密語具

哈密傳中滿速兒死子沙速檀嗣次子馬黑麻
復據哈密耕種沙州遣使求貢并求給地以居
守臣以聞兵部議土魯番父子世濟兇惡今馬
黑麻結婚瓦剌潛耕屬衛意在西抗彼兄東侵
我土奸謀發露乃始款關求貢請居近地此正
欲爲窺伺甘涼之謀漸不可長宜令守臣諭以
華夷界限不可踰越毋妄乞地方毋盜種沙田
毋殘害哈密毋苛取貢夷乃可許其通使如執

四
迷不悛陽順陰逆則宜徵兵征討閉關絕貢詔
可二十六年馬黑麻赴關納款土魯番使火者
阿力克等八百餘人因而扣關總兵仇鸞巡撫
都御史傅鳳翔盡延入關居之甘州故事土魯
番五年一貢貢使半留肅州半留甘州至是諸
夷貢不如期且請毋析居屬楊博代鳳翔不許
因稍爲調停示寬恤詔姑從之仍奪鸞鳳翔博
俸有差嘉靖末沙速檀以潛掠北虜中流矢死

弟馬速嗣屢貢隆慶時馬速死馬黑麻嗣其弟
瑣非速檀虎來失速檀阿卜撒亦並遣使求貢
守臣爲請禮部言瑣非等所請本非令甲但遠
人效甚難以終絕而一姓四使又於禮不可宜
始令瑣非等各附一使於馬黑麻使中以示羈
縻制可其地去哈密千里中經黑風水艸俱乏
難以遠據而自阿力以來皆挾哈密以徼利至
隆慶後不復言哈密事土魯番亦戢始陳誠使

回言其國城西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
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傍有僧寺寺下
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
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
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
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
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峰巒秀麗峰
下白玉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

狀者甚堅如石文理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
十萬羅漢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
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
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
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艸木不
生鳥獸鮮少云自誠使後土魯番漸張吞併諸
國地大人衆異於向時矣其地近土魯番者爲
火州柳陳

論曰土魯番彈丸地耳漢一戊巳校尉足鞭箠
諸國唐麴文泰稍不恭侯君集偏師執之無留
行也乃至明而桀甚何哉豈祖宗之神威淵
畫詳於北而略於西無以震之故歟曩興于哈
密而禍結于邊陲綿綿涓涓裁之不早固禦戎
之鑒也

寶顏堂訂正四夷考卷之四

終

